

怪魚與牠們的產地—— 關於《海怪圖記》的歐洲身世

■ 方慧潔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收藏《海怪圖記》圖冊，繪有三十二隻形態各異、花色繽紛的怪魚，如神秘標本似地獨立成幅。2020年故宮兒童學藝中心以《海怪圖記》與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為設計發想，打造沉浸式的互動奇幻劇場，隨處可見的怪魚們總是吸引大小觀眾的目光，挑動著大家的好奇心與想像力。這些長相特異的謎樣海怪，究竟是憑空想像，還是確有所本呢？



圖 1 《海怪圖記》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32

《海怪圖記》為清宮舊藏，作者不明，畫上沒有任何題記或其他文字，僅於首幅鈐一「宣統御覽之寶」印記。（圖1）圖冊為摺裝冊頁，畫幅左右分置，共十六開、三十二幅。以瑰麗的顏色描繪各種奇形怪狀的海中生物，有些近似真實，有些似為想像；對開的兩幅圖像無明顯關聯，以海怪體長對應畫紙長寬，觀看方向不一。畫冊封面木板上陰刻填色字「戊辰年」、「海怪圖記」。（圖2）

或許因為作品本身所提供的訊息有限，目前關於《海怪圖記》的研究僅有 Daniel Greenberg 比對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歐洲自然誌，認為《海怪圖記》的圖源文本必定來自十六、十七世紀瑞士博物學家 Conrad Gesner（1516-1565）所著《動物誌》（*Historiae Animalium*, 1551-1558）與波蘭醫生 Jan Jonston（1603-1675）《自然誌》（*Historiae Naturalis*, 1650-1653），並進一步推定「戊辰年」應指康熙二十七年（1688）。¹巧合的是，這一年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逝世於北京。

耶穌會士與他們帶來的世界之書

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即位之初，發生了欽天監官楊光先（1597-1669）與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等人的曆法之爭；親政後他發現舊法屢有疏漏差錯，便令兩方實際測算，結果以南懷仁為首的耶穌會士大獲全勝。康熙皇帝隨命南懷仁掌欽天監，並召南氏連續兩年日日入宮為他講授西方數學、幾何學和天文學等科學知識。作為康熙皇帝第一位西學啟蒙老師，南懷仁在宮中觀天象、訂曆法、製作天文儀器和軍用火砲，以西方科學知識在多方面為清廷服務，備受皇帝賞識，連帶影響皇帝對天主教的態度轉趨寬容。



圖2 《海怪圖記》冊 木殼書面與書底

此間在華耶穌會承繼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科學傳教策略，利氏本人受過良好的人文與科學訓練，他認為在中國傳教需要特殊媒介，即科學家與書籍。1605年利氏在北京城內落腳，創建一小教堂，開啓在華耶穌會的藏書史；後繼者龍華民（Nicolò Longobardo, 1565-1655）以羅馬學院圖書館（Library of the Roman College）為範本，委派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返歐，大規模蒐羅當時各方面最具代表性或最新的西方科學出版品與儀器，由此奠定藏書基礎。入清後，湯若望於利瑪竇所建舊址旁另起新堂——俗稱南堂，集教堂、會士住所、圖書室、儀器室與天文臺於一處。後繼者南懷仁則因與康熙皇帝的關係親近，耶穌會士獲得重用，然而面對皇帝五花八門的需求與難題，他們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地進行解題任務，並設法持續向歐洲徵集科學出版品。西學原作為傳教手段，對特定學科資料的求索，反映了當時清宮目光所「集」之處。南堂圖書室主要作為會士們的工作圖書館，在1670與1680年代尤扮演重要的西學傳播中心，其藏書樣貌在南懷仁1680年致羅馬教會書信中略見一斑，他寫道：「此刻我們北京

耶穌會學院藏書之富，為我在歐洲眾多中型耶穌會大學所未見。」²

與《海怪圖記》顯有密切關係的歐洲自然誌此時是否確在南堂藏書之列？這段時期的南堂藏書清冊至今未現，然而從以下數例看來，可一再印證歐洲自然誌著作在耶穌會士教堂的存在與使用，以及康熙皇帝本人對西方生物學的濃厚興趣。按時序先後略述如下。

首先，南懷仁為了向康熙皇帝解說當時西方地理與自然學科的發展，於康熙十三年（1674）

進呈〈坤輿全圖〉。此圖融合當時所能取得的投影製圖學與世界地圖素材，兼採歐洲在地圖上繪製動物的傳統，共繪有三十四種海陸奇魚異獸，是中國地圖史上繪製動物圖像最多的中文世界地圖。（圖3）賴毓芝認為〈坤輿全圖〉上的動物圖像，應參考了當時歐洲流通最廣的三套自然誌，即除了前述的《動物誌》和《自然誌》之外，還包括義大利博物學家 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的自然史百科全書。³

康熙皇帝曾數度參觀南堂，如〈耶穌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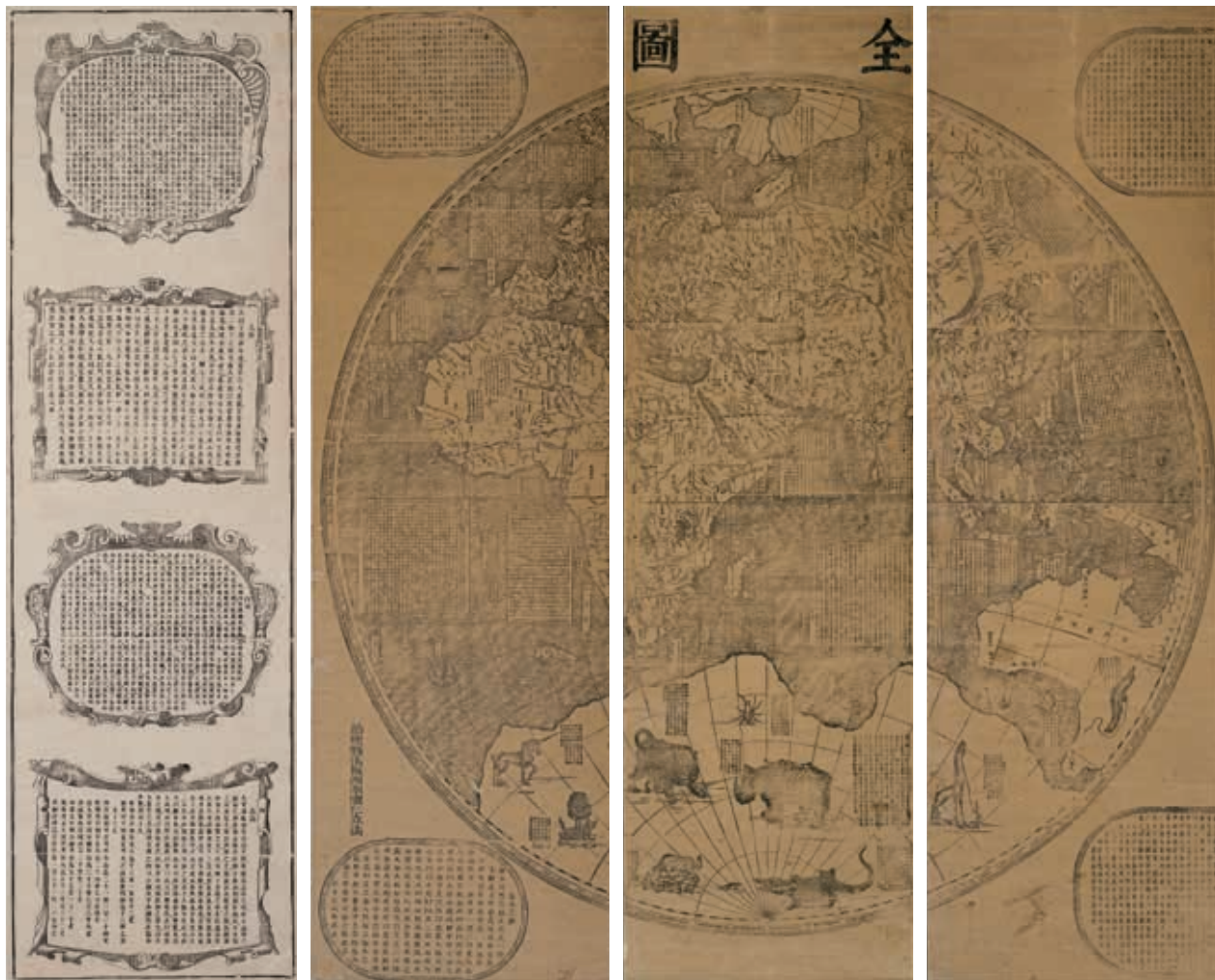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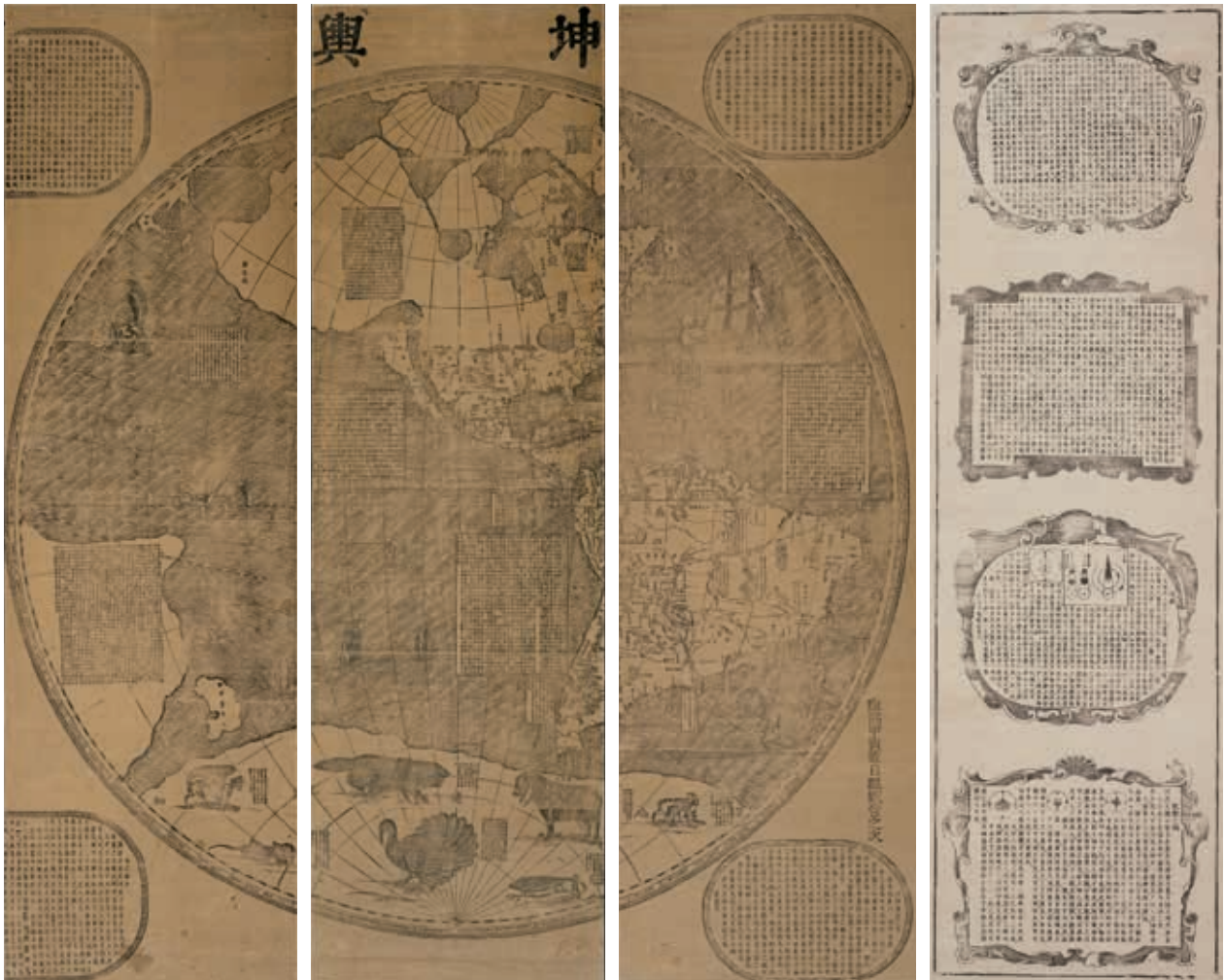


圖3 1674 南懷仁 坤輿全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86 ~ 020793

度報告》(Litterae Annuae of 1678/1679)的記述，顯示皇帝對耶穌會藏書樣貌應有一定理解：「(康熙)皇帝詢問我們，他之前參觀我們的住所和教堂時，曾見過藏書頗豐的圖書館，裡頭是否有與鷹隼相關的書籍？我們隨即展示了 Aldrovandi 的著作；他看了覺得非常有趣，便要求我們提供中譯本供他閱讀。」⁴文中所述著作，應是 Aldrovandi 的《鳥類誌》(Ornithologiae, hoc est De avibus historiae)，由南懷仁的助手利類思(Ludovico Buglio, 1606-

1682)據之編譯成《進呈鷹論》(圖4)，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務。⁵無獨有偶，約莫同時遇葡萄牙遣使進京，進獻一頭活獅子給康熙皇帝，此異國猛物自是引起各方好奇提問，利類思便以 Gesner《動物誌第一冊：胎生四足動物》(Historiae animalivm liber I. De quadrupedibus uiuiparis)為主要參考底本，於北京刊印《獅子說》以為回應。⁶另一則更為人所知的事件發生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時南懷仁首次隨康熙皇帝巡遊東北，途中幾位朝鮮人攜來一隻活海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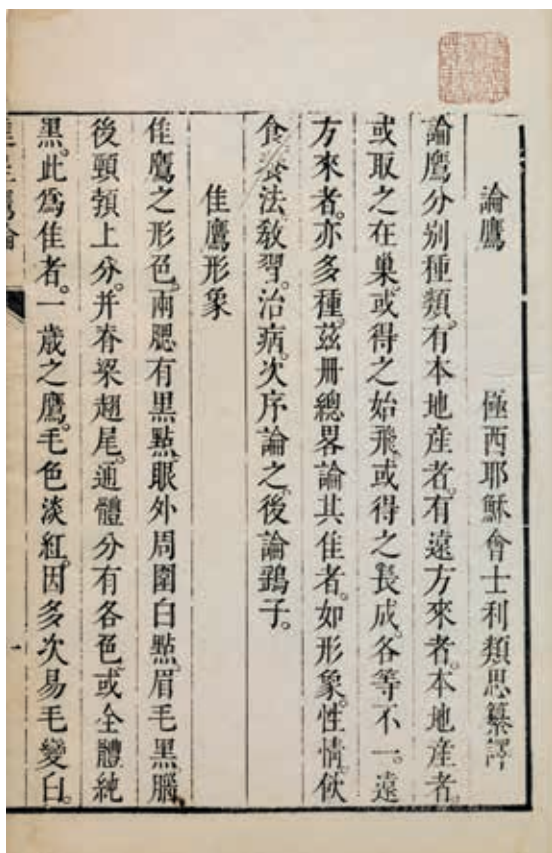


圖4 清 利類思 《進呈鷹論》 清乾隆間（1736-1820）刊本
國家圖書館提供



圖5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北堂書 取自任繼愈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220。

進獻，皇帝立刻請他前去檢視，熱切地想知道耶穌會的歐洲藏書裡是否有該生物的相關記載；南氏遣使速請北京同僚遞達書籍兩冊，皇帝閱後大感滿意，囑人將海豹運回北京悉心照料。⁷

這些資料可一窺在康熙朝流通的歐洲自然誌樣貌，尤其是在南懷仁逝世前的二十年間（1669-1688），有助於我們重構清宮繪製《海怪圖記》時可能參考的博物圖源文本。然而隨著天主教傳教事業在華境遇起落不定，近兩百年間的藏書聚散多變，加上耶穌會歷來的藏書紀錄闕如，我們只能暫且從1949年出版的《北堂圖書館藏西文善本目錄》（*Catalogue of Pei-t'ang*

Library）（以下稱《北堂書目》）略窺一二。書名中的「北堂」係指今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以前述南堂、與後來法國耶穌會士十七世紀末創立的北堂這兩處藏書為大宗，加上葡萄牙耶穌會的東堂和傳信會的西堂，另匯集各地教堂藏書與主教私人藏書，統稱北堂書。1958年轉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圖5）

《北堂書目》統計總數逾五千冊，其中歸於自然史範疇的書籍有148冊，⁸所見十六、十七世紀出版的作品，由「自然誌三傑」——即Gesner、Aldrovandi與Jonston——所著共15冊，版本年份從1587年至1668年，以Aldrovandi

著作共 11 冊為最多。(表一) 這 15 冊中, 多達 12 冊的書頁上可見 PP Gallor SJ Pekin 字樣, 意為北京法國耶穌會神父所有, 即舊北堂藏書的註記。也就是說, 這些保留至今的歐洲自然誌多屬北堂收藏, 與南懷仁等人所使用的南堂藏書並不相同。Greenberg 推測《海怪圖記》的製作可能與 1688 年首批抵達北京的法國傳教士有關。然而我們對《海怪圖記》在清宮的製作脈絡或參與人士仍一無所知, 相關推敲不得不停步於此。不過, 若回到圖像本身, 歐洲自然誌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海怪的故事嗎?

海怪的多重宇宙

《海怪圖記》裡的三十二隻海怪, 乍看之下可辨認出章魚、海豹、魷魚、鯨魚等今人熟悉的海洋生物, 另有不少則符合我們對魚類的印象, 雖不知其名, 模樣令觀者感到怪異, 遂統稱為「怪魚」。這些海怪在故宮典藏資料裡依序稱怪魚一、怪魚二、直到怪魚三十二。其中〈怪魚十一〉被辨認出由 Jonston《自然誌》中的兩種魚拼組而成。(圖 6) 除此之外, 餘下幾幅或可歸於「想像的動物」, 其中能喚出名的只有「龍」, 其他只能伸手去指。

下文謹就《海怪圖記》最富神祕色彩的五隻怪魚進行身世探秘。自然誌三傑的著作及其他同期在歐洲流傳甚廣的博物學書籍等珍本, 目前多能在國外收藏機構的線上資料庫免費全冊瀏覽, 其中與《海怪圖記》相關的書籍集中在魚類與蛇/龍類的分冊, 筆者從中尋找當時清宮可能摹繪的圖像, 並從相關說明理解自然誌作者對該「生物」的追索所得, 使今日觀者能在海怪圖像表面的挪用、複製之外, 打開通往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博物學的路徑, 進入海怪的多重宇宙。

一、在未知的海域想像海怪

〈怪魚三十二〉(圖 7) 和〈怪魚二十七〉(圖 8) 原型來自瑞典神學家 Olaus Magnus (1490-1557) 在 1539 年出版的北歐海圖〈航海圖暨北地奇景描摹〉(Carta Marina et descriptio septentrionalium terrarium ac mirabilium)。⁹ 在 Magnus 的時代, 斯堪地那維亞 (Scandinavia) 不論是地理上或文化上, 仍屬歐洲邊緣, 很少為博物學家知曉。他將年輕時走訪挪威與瑞典的教會所獲得的材料, 包括當地民俗傳說和水手帶回的冒險經驗, 可能再加上他後來遷居羅馬時與當地瑞典難民來往的所得, 據以在地圖上一一標繪出奇異動物所在, 以海怪象徵著未知海域的危機四伏。

對居住於內陸國的 Gesner 而言, 環境與經濟條件使他不免親眼觀察海洋生物, 因此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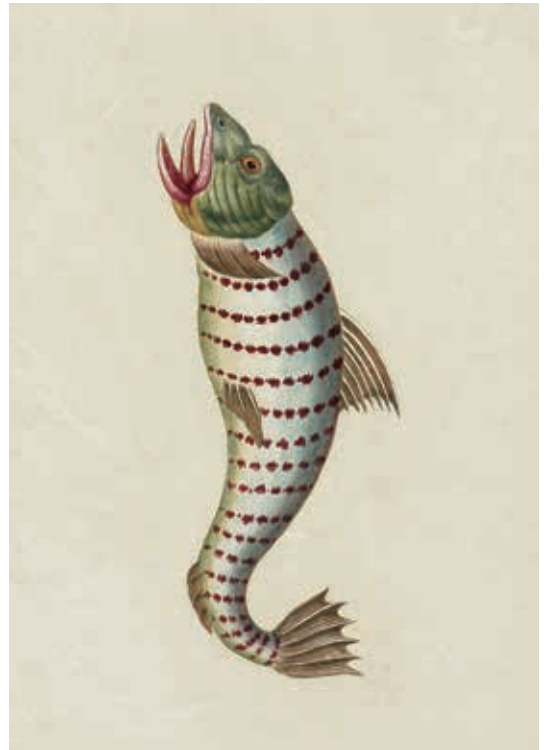


圖 6 《海怪圖記》冊 怪魚十一

表一 北堂藏書自然誌清單

作者製表

序號	惠式編號	書名	作者	初版	版本年	語言	藏書章
1	743	<i>De animalibus insectis libri septem cum singulorum iconibus ad viuum expressis</i>	Ulissi Aldrovandi	1602	1605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2	744	<i>Dendrologiae natvralis scilicet arborvm historiae libri dvo</i> (樹木學)	Ulissi Aldrovandi	1668	1668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3	745	<i>De piscibus libri V. et de cetis lib. Unus.</i>	Ulissi Aldrovandi	1613	1638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4	746	<i>De quadrupedib[us] digitatis uiuiparis libri tres : et De quadrupedib [us] digitatis ouiparis libri duo</i>	Ulissi Aldrovandi	1637	1645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5	747	<i>De quadrupedibus solidipedibus volumen integrum</i>	Ulissi Aldrovandi	1616	1639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6	748	<i>De reliquis animalibus exanguibus libri quatuor, post mortem eius editi : nempe de mollibvs, crvstaceis, testaceis et zoophytis</i>	Ulissi Aldrovandi	1606	1642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7	749	<i>Monstrorum historia, cum Paralipomenis historiae omnium animalium</i>	Ulissi Aldrovandi	1642	1642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8	750	<i>Mysaevm metallicvm in libros IIII distribvtvm</i> (礦物)	Ulissi Aldrovandi	1648	1648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9	751	<i>Ornithologiae hoc est De avibus historiae Libri XII</i> (鳥類)	Ulissi Aldrovandi	v.1.1599 v.2.1600 v.3.1603	1645-1646	拉丁文	PP Gallor SJ Pekin
10	752	<i>Quadrupedum omnium bisulcorum historia</i>	Ulissi Aldrovandi	1613	1642	拉丁文	PP Gallor SJ Pekin
11	753	<i>Serpentum, et draconv historiae libri duo</i>	Ulissi Aldrovandi	1640	1640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12	1676	<i>Historiae animalium Lib. V: qui est de serpentium natura</i>	Conrad Gesner	1587	1587	拉丁文	與 1677 合訂
13	1677	<i>Historiae animalivm liber IV. : Qui est de piscium & aquatiliu animantium natura</i>	Conrad Gesner	1558	1604	拉丁文	Ex bibliotheca collegij Hang-cheuani Soc. Jesu.
14	1877	<i>Historiae naturalis</i>	Jan Jonston	1650-1653	1657-1665	拉丁文	PP Gallor S J Pekin
15	1878	<i>Historiae naturalis</i>	Jan Jonston	1650-1653	1657-1665	拉丁文	複本

資料來源：《北堂圖書館藏西文善本目錄》(Catalogue of Pei-t'ang Library)



圖7 《海怪圖記》 冊 怪魚三十二



圖8 《海怪圖記》 冊 怪魚二十七

寫《動物誌第四冊：論自然界的魚與水族類》（*Historiae animalium liber IV. Qui est de Piscium & Aquatiliu animantium natura*）（以下稱《動物誌第四冊》）時，不得不仰賴當代其他博物學家的出版成果；他亦是在 Magnus 的海圖上初識所繪多數的奇特海怪，儘管他認為很多圖像並不是根據活物來描繪的。在怪魚三十二的例子中，Gesner 照引原作者的簡短敘述：「長相形似犀牛的海怪戰勝了巨蟹。牠身長十二英尺，有突起的背部，鼻上長有尖角。」¹⁰ 可能出於排版需求，圖像從直立改為橫式。（圖9）若仔細比對兩圖，清宮繪製的「海犀牛」沒有巨蟹為伴，露出原圖未有的另一足，獨自對著空氣擺拍，鼻角的呈現與原作有些出入，筆者推測原圖海犀牛上下頷間的線條可能過於複雜難辨，繪者只能摹其形、依自己的詮釋將圖像



圖9 1558 Conrad Gesner 正在大啖巨蟹的海犀牛 《動物誌第四冊》頁248 波蘭國家圖書館 (Polska Biblioteka Narodowa) 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NymxWm>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6日。

合理化。

然而，同在 Magnus 海圖上出現的另一海怪「怪魚二十七」相繼被 Gesner、Aldrovandi 和 Jonston 收錄。原圖是描繪一名人類在挪威與丹麥間的海灣落水，遭到小鯊魚們群起攻擊，一隻長尾海怪正嘗試救援人類。Magnus 相信這

唯一具有善良天性的海怪是魴魚。¹¹ Gesner 複製圖像（圖 10）的當下，並未見到 Magnus 稍晚出版的《北地民族史》（*Historia de gentibus septentrionalibus*, 1555），書裡的描述更為詳盡，小鯊魚們藉由啃咬溺水者與溺水者本身的重量將其拉入海洋深處，並吃掉他身體較柔軟的部位，直到魴魚出現，用其天生的鱗在水中穿行，驅散襲擊者，竭盡所能幫助這位人類浮出水面。然而這英雄般的情景，在 Aldrovandi 和 Jonston 的自然誌、乃至《海怪圖記》中，皆只見怪魚二十七獨挑大樑。

值得一提的是，Gesner 認為顏色是《動物誌》插圖的重要部分，插圖是按照他提供的原畫稿，摹刻於木版上，而畫稿已敷有色彩。上色版採預訂方式，由出版商聘人依原畫稿手工上色，因相當耗時費工，價格不斐。從現存兩套藏本來看，奢華版本集中於高端客戶。¹² 由此推論，經費不寬裕的北京耶穌會擁有《動物誌》上色版的機率微乎其微，而現藏於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 Gesner 原畫稿殘本中有數幅即是《海怪圖記》主角，使用的色彩與《海怪圖記》所呈現的瑰麗奇珍大相逕庭；¹³ 再者，現存兩份 Magnus 首刷海圖皆是

單色（黑白）版本，Gesner 筆下的怪魚二十七與三十二，只能擷取其形其意，再敷上自己想像的色彩了。

二、以龍之名

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珍奇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最受注目的自然物收藏可說是龍（dragon）。不管是七頭蛇（hydra）、蛇怪（basilisk）、飛龍或飛蛇等從聖經或中世紀動物寓言集出現的怪物，都屬於這個範疇。其中蛇怪一詞聽來或許陌生，basilisk 源自希臘文，意為「小國王」，又稱「蛇中之王」，在神話中，蛇怪通常被描繪成一種頭頂皇冠、半雞頭半蛇身的混種生物（圖 11）；中世紀時，牠也被描繪有足、有翅膀，只須經由凝視或呼吸就能取人性命的惡獸。

Gesner 和 Aldrovandi 所在的十六世紀，地中海地區已普遍出現擁有雙翼、雙足的「混種龍」，即以蛇或魴魚的身體，與其他動物的身體部位拼組成人們相信存在、爭相收藏的「龍」。技藝精到之作或成為王家貴族的明星收藏，或收入自然誌成為經典圖像。《海怪圖記》中可歸在此類的有〈怪魚二十一〉（圖 12）、〈怪魚二十二〉（圖 13）和〈怪魚二十八〉（圖 14），共同的視



圖 10 1558 Conrad Gesner 偏愛人類的魴魚 《動物誌第四冊》頁 941 波蘭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9RYbrO>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6 日。



圖 11 1511 Master DS (active 1503-1515) 執掌瑞士巴塞爾市徽的蛇怪 (Basilisk Supporting the Arms of the city of Basel) 木刻版畫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WvvalY5>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年8月31日。



圖 12 《海怪圖記》 冊 怪魚二十一



圖 13 《海怪圖記》 冊 怪魚二十二

覺特徵是有頭有臉，有雙翼和捲纏尾。

〈怪魚二十一〉的原型最早出現在法國御醫 Ambroise Paré (1510-1590) 的著作，後亦見於自然誌三傑作品。(圖 15) Paré 稱牠為龍，Gesner 則將牠歸於蛇類，是「有翅膀的蛇」；Gesner 直接摹刻 Paré 所繪圖像，惟通體細節稍減；Aldrovandi 的龍雖也師出同門，但姿態從直立改成橫式滿版，雙翼大張，氣勢雄健；而 Jonston 的龍則在足部的表現有明顯差異，且足爪著地，雙翼收攏、作勢欲彈地而起，與前三者皆飛騰空中不同。

Paré 在書中如此描述龍族如何殘暴獵殺地



圖 14 《海怪圖記》 冊 怪魚二十八



圖 15 a. 1633 Ambroise Paré 《帕雷全集》(Les oeuvres d'Ambroise Paré) 頁 56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x6j5k5>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b. 1587 Conrad Gesner 《動物誌第五冊：蛇類》(Historiae animalium Liber V. Qui est de Serpentiura natura) 頁 43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7Mvax5>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c. 1640 Ulisse Aldrovandi 《蛇龍誌》(Serpentum, et draconum historiae libri duo) 英國惠康博物館 (Wellcome Collection) 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RyINK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d. 1665 Jan Jonston 《自然誌：蛇類誌二卷》(Historiae naturalis de serpentiura libri II) 波蘭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XmY1kM>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表上最強健的動物——大象：「牠們不以力爭，以智取勝。牠們進入狩獵模式，維持警戒，趁機撲向大象，用身體將牠團團圍住，盤繞其上，將象的尾巴和四足纏在一起，讓牠無法動彈，並把自己的頭塞入象鼻，使象無法呼吸，並趁機啄咬柔軟部位，挖牠的眼珠、吮牠的血，直到死去。」¹⁴ 並引述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23-79) 說印度的龍有一百英尺長，「牠們飛得很高，可以捕捉鳥類，甚至能

在雲層中捕獵。」¹⁵

相較之下，《海怪圖記》的版本顯得溫和許多，形體佔篇幅比例較小，張口吐舌貌似呻吟，腹部尖爪變成葡萄串般的瘤狀物與小刺，頭上的角彎折如飄帶，原雙耳被略去，整體姿態雖近於 Aldrovandi 的龍，然散發出一種厭世、躺平感，與原圖形成強烈對比。

怪魚二十一來自人們對於龍的外貌與習性特徵所生的紛陳奇思，而另兩隻怪魚圖像則摹繪

自生物標本。在歐洲自然誌中，怪魚二十八原型的出現早於怪魚二十二，可說是怪魚二十二的前身。法國博物學家 Pierre Belon (1517-1564) 將怪魚二十八稱為「海鷹」(Aquila Marina)，反映了當時博物學家一種普遍的信仰，即每種海洋動物都對應著一種相似的陸地動物。Belon

將海鷹描述為一大型魚類，能躍出水面掠食，且散發出的氣味與肉質味道不佳，不建議人們食用。¹⁶ 然而作者雖未在文字中論及，眼尖的觀者仍能在圖像中發現海鷹頭部後方有另一鯿魚斜臥(圖 16)，尾棘清晰可辨，進而察覺前景海鷹的雙翼經過修整，暗示著「後製」的可能。從 Belon 所描述的習性特徵與圖像來看，應是今日我們所知的鷹鯿(Eagle ray)。



圖 16 1553 Pierre Belon 《論水生動物》(De Aquatilibus) 頁 97 哈佛大學恩斯特邁爾圖書館比較動物博物館 (Harvard University,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Ernst Mayr Library) 藏取自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 <https://reurl.cc/Xmny1j>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11 月 27 日。

Belon 的海鷹圖像被時人廣泛複製，Gesner 亦分毫不差地將其收錄於《動物誌第四冊》。有趣的是，Belon 與 Gesner 兩人其實都已知曉市面上有不肖商人將鯿魚改製成神秘異獸販售，只是當時未能指認出海鷹即屬此類製品。Gesner 在《動物誌第四冊》〈鯿魚〉章節中向讀者揭示：¹⁷「某些藥材商人或江湖郎中會將鯿魚乾燥後，調整擺弄牠們的骨架，做成各種外形，對外展示，其中也包括了蛇和有翅膀的龍。」不僅明指這怪魚由真實生物改



圖 17 1558 Conrad Gesner 收藏的偽飛龍 《動物誌第四冊》頁 945 (頁碼 545 為印刷誤植) 波蘭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 : <https://reurl.cc/r6jkZr>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11 月 16 日。

製而成，更道出其「創作」過程，「他們彎折魴魚的身體，扭曲頭部和嘴巴，將魚鰭或兩翅的前端部位裁去，剩餘的部分立起成爲翅膀，並依他們想要的樣子去做其他部位的修整。此處所繪便是我收藏的一件實例。」（圖 17）Gesner 特地在書中放入他收到的山寨品，以提請讀者注意勿將這些魴魚加工物誤認爲真實的蛇怪、飛龍或幼龍。¹⁸ 換句話說，異獸的存在不容置疑，只是得張大眼睛明辨真偽。

魴魚的種類繁多，常見棲息於近海，容易捕捉，加上印刷圖像的廣泛流通，以及製作者的手藝與想像力，使得市場上出現各種魴魚的變形商品。Aldrovandi 也收藏不少此類標本並詳予記錄。我們在他的《論魚類第五冊與論鯨魚一冊》（*De Piscibus libri V. et de cetis lib. Unus.*）輕易辨識出〈怪魚二十二〉的原型。（圖 18）兩者極爲神似，頭冠下同樣骨碌著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拍動著一雙大翅，張著血盆大口，似乎正在嘶嚎，準備向人撲去。事實上，那怪異的長相讓人疑惑多於恐懼。Aldrovandi 在書中直指這隻怪魚便是將魴魚乾燥後做成的龍。Jonston 把 Aldrovandi 著作中所列舉的偽龍圖像盡數收錄於他的自然史百科全書，告訴讀者這些標本皆由魴魚製成，並仍保存在義大利波隆



圖 18 1638 Ulisse Aldrovandi 收藏的偽龍之一 《論魚類第五冊與論鯨魚一冊》頁 443 英國惠康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Rynpy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1 日。

那 (Bologna) 的博物館裡。¹⁹ (圖 19)

這些常稱爲蛇怪或龍的標本在今日的歐洲博物館仍可見其蹤跡，奧地利埃斯特哈澤 (Esterházy) 家族收藏裡將蛇怪與龍共置一盒 (圖 20)，盒內標籤說明上方的蛇怪來自埃及，製於 1654 年；下方的龍則來自瑞士琉森 (Lucerne) 山區，於 1510 年被製成標本。蛇怪外觀與〈怪魚二十二〉相近，從刺魴 (Stingray) 改造而來，而龍是以貂鼠 (Marten) 爲主要體幹，拼接其他動物身體部件而成。

當時製作動物標本多採乾燥法，長期下來的保存情況並不理想。維也納自然史博物館



圖 19 1665 Jan Jonston 《自然誌：蛇類誌二卷》波蘭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線上資料庫：<https://reurl.cc/Donzbn>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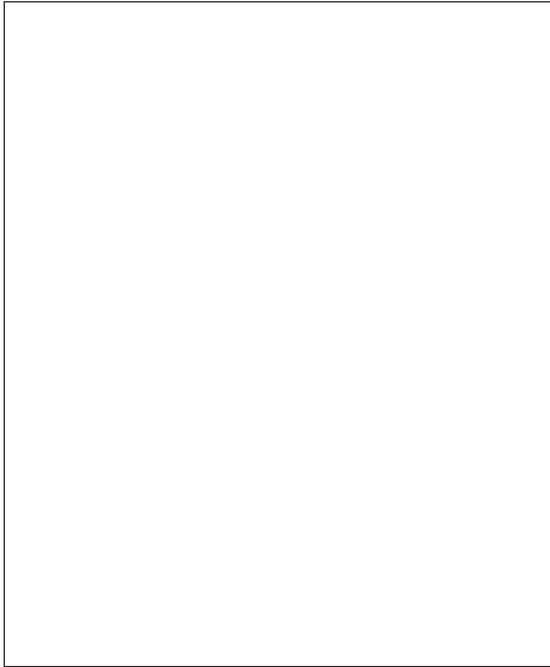


圖 20 埃斯特哈澤親王保羅一世 (Paul I, Prince Esterházy of Galántha, 1635-1713) 的收藏, 目前存於弗克騰斯坦城堡。埃斯特哈澤基金會提供 © Esterhazy Privatstiftung, Forchtenstein Castle-Esterhazy Treasury, K77; Photo: Manfred Horvath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 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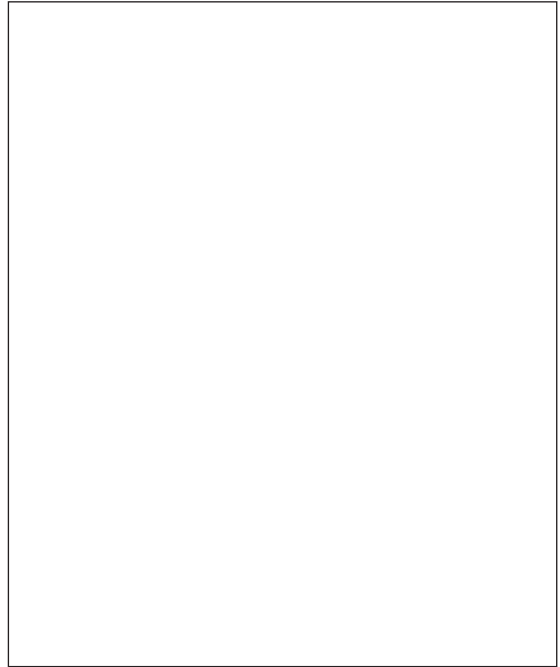


圖 21 維也納海怪身體上的殘缺是蟲害所致, 顯示出牠曾是乾製標本, 後改以酒精保存。維也納自然史博物館提供 © Natur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 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Natur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藏有目前唯一存世的海怪浸液標本 (圖 21), 「維也納海怪 (Wiener Basilisk)」身長約十五公分, 製於十六或十七世紀, 曾是王室收藏。牠的製作相當精巧, 魷魚的呼吸孔被當作眼睛, 胸鰭是翅膀, 被剪裁成三片葉狀, 性器則成為雙足, 整體姿態與〈怪魚二十二〉如出一轍。

另一件更為相似、可作為比對的標本在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Strahov Monastery) 的圖書館裡 (圖 22), 身長約七十公分。全軀髹漆, 通體深綠, 翅膀末端以橙色刷亮, 製作年代定於十七至十八世紀, 本尊應是歐洲沿海水域常見的背棘鰻 (Thornback ray)。(圖 23)

這些曾經在歐洲港口與市集熱賣的「異獸」在人們對珍奇室收藏熱潮減退後也褪盡神秘色彩, 然而牠並沒有完全消失, 轉身以 Jenny



圖 22 原屬男爵 Karl Jan Eben (1756-1796) 的收藏, 後於 1798 年由修道院向其後人購藏。布拉格斯特拉霍夫修道院藏 作者攝



圖 23 1661 安特衛普畫家 Jan I. van Kessel (1626-1679) 海邊的魚 局部 布拉格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Prague) 藏 作者攝
描繪當地常見的魚類，畫中可見兩隻描繪生動的背棘鱓，其腹部的呼吸孔和口器組成的「臉」，總是吸引著人們的眼光。

Han(n)iver 之名在今日更爲人所知。該名的起源至今未知，最被普遍接受的說法是來自法文 *Jeune d'Anvers*，意爲「安特衛普的年輕人」，因英國漁民或水手發音誤傳爲 Jenny Han(n)iver，原意可能是指這類紅魚改製的標本常見由安特衛普年輕人販售，或指標本本身擬人的特徵貌似安特衛普的年輕女子。安特衛普在十六世紀時成爲歐洲最繁榮的港口城市之一，葡萄牙醫生 Gaspar de los Reyes Franco 在 1661 年曾記下他在安特衛普的魚市場中看到一些掛著待售的蛇怪。²⁰

結語

十七世紀歐洲耶穌會士們前仆後繼攜書東來，那時的清宮就像馬奎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 筆下的村莊馬康多 (Macondo)，西書裡的世界是如此嶄新，裡面所繪的物事都還沒有名字，人們得用手去指。因此康熙皇帝頻頻仰賴耶穌會士轉譯書中所道爲何，以了解那個遠方的世界如何理解他眼前的這個世界。

有鑑於康熙皇帝對於西方動物學的熱情，《海怪圖記》的產製或許源自清宮對海洋、水生

動物的陌生與好奇，面對著這些不論是特意或隨機被揀擇出來的怪魚們，我們還有很多疑問與推想，或許畫幅上那些大量的空白是留待書寫的地方，又或許這其實是一份待刊刻的畫稿，

如同我們所知 Gesner 和 Aldrovandi 仍有畫稿存世。對於《海怪圖記》的追索仍未完成，然而目前，我們已經有一些故事可說。

作者任職於本院綜合規劃處

註釋：

1. Daniel Greenberg 著，康淑娟譯，〈院藏《海怪圖記》初探——清宮畫中的西方奇幻生物〉，《故宮文物月刊》，297 期（2007.12），頁 38-51。
2. 蔣碩，〈北堂藏 16-18 世紀西文游記初探〉，《國際漢學》，12 期（2017.9），頁 160。
3. 賴毓芝，〈知識、想像與交流：南懷仁《坤輿全圖》之生物插繪研究〉，收入董少新編，《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與感覺》（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頁 148-150。
4.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 Vol.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13), 104.
5.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 Vol. 3: Of Books and Reader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2015), 318.
6. 胡文婷，〈耶穌會士利類思《獅子說》拉丁文底本新探〉，《國際漢學》，17 期（2018.12），頁 53-60。
7. Pierre Joseph d'Orléans, *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ror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two journeys into Tartary of Father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suite of the Emperor Kanh-H*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54), 110-111.
8. 惠澤霖著，李國慶譯注，〈北堂書史略〉收入 Hubert Verhaere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eit'ang Library," in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Pekin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頁 33。
9. 這件 1539 年印刷的海圖現今僅知兩份皆在歐洲，分別藏於德國巴伐利亞國立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與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圖片連結依序為 <https://reurl.cc/11DmpG>；<https://reurl.cc/WGj175>（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0 日）。
10. Conrad Gesner, *Historiae animalium liber IV: qui est De piscium & aquatiliu animantium natura* (Zurich: Apvd Christ. Froschovervm, 1558), 248.
11. Magnus 使用拉丁文 Raia，直譯英文為 Ray，軟骨魚類的鰩魚和魷魚皆在此列。為便於讀者閱讀，本文統一以「魷魚」稱之。
12. Sachiko Kusukawa, "The sources of Gessner's pictures for the Historia Animalium," *Annals of Science* 67, no. 3 (2010): 305.
13. 阿姆斯特丹大學將部分畫稿置於網路供大眾瀏覽，〈Animal drawings collected by Felix Platter〉（普拉特的動物畫收藏）<https://reurl.cc/3x84DX>（檢索日期：2023 年 8 月 21 日）。
14. Ambroise Paré, *Les oeuvres d'Ambroise Paré* (Lyon: La Vefve de Claude Rigaud et Claude Obert, 1633), 56-57. 初版於 1575 年刊行，此處引用的版本為第九版。
15. Ambroise Paré, *Les oeuvres d'Ambroise Paré*, 57.
16. Pierre Belon, *De Aquatilibus* (Paris, Apud C. Stephanum, 1553), 96-97.
17. Conrad Gesner, *Historiae animalium liber IV: qui est De piscium & aquatiliu animantium natura*, 945.
18. Růžena Gregorová et Thierry Malvesy, "Basilic, mermaid, Jenny Haniver: Le démon aux trois noms," *Espèces* 29 (2018): 54.
19. Paula Findlen, "Inventing Nature: Commerce, Art, and Sci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Pamela H. Smith and Paula Findlen eds., *Merchants and marvels: commerce, science and ar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Routeledge, 2002), 313-314.
20. Alessandro Tosi, "Contrivances of Art: The Power of Imagery in the Early Modern Culture of Curiosity," in Marco Beretta and Maria Conforti eds., *Fakes?! Hoaxes, Counterfeits and Deception in Early Modern Science* (USA: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2014), 161-162.